

<<天下盐商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天下盐商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47011461

10位ISBN编号：7547011462

出版时间：2010-7

出版时间：万卷

作者：卢洪营

页数：295

字数：325000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天下盐商>>

内容概要

光绪二十二年四月，因为一个十七岁的姑娘，扬州城一夜之间鱼价暴涨。扬州的四大盐商、盐运使以及盐梟徐宝山，都把目光投向一场神秘的龙须宴。宴席幕后的姑娘魏仪婷，为了给死去的母亲报仇，在盐商与官僚之间斡旋。而两淮第一盐商罗千山之子罗诗承，则因爱上魏仪婷惹来杀身之祸。罗千山为救儿子，抵押了自己的商号，还被仇人连番羞辱，导致气血攻心，卧床不起。经历了这次风波之后。罗家破败不堪，罗诗承目睹了父亲受辱后，习惯于游山玩水的他性情大变，听从了父亲的嘱咐，立志重振罗家盐号，并且要报家门受辱之仇。为此他远赴四川自贡盐场，忍辱负重，与官商盗匪舍命周旋……然而在即将成功之际。革命却突然来临，历史的涡流猛然将他从个人恩怨推向了民族大义，让他猝不及防地站在了时代的前列。他放弃了恩怨，选择大义，然而没想到，最终他却成为历史的罪人……

<<天下盐商>>

作者简介

卢洪营，男，摩羯座，AB血型，安徽人，现居深圳。
互联网行业，运营、策划、营销、推广。

<<天下盐商>>

书籍目录

第一篇 龙须宴第二篇 吞海井第三篇 大将军第四篇 声声慢第五篇 腥风起第六篇 马蹄荒第七篇 春宝堂第八篇 点江山第九篇 叹红颜

<<天下盐商>>

章节摘录

第一篇 龙须宴 光绪二十二年四月，因为一个十七岁的姑娘，扬州城一夜之间鱼价暴涨。

按说沿江的渔民理应喜不自胜，然而他们怎么也开心不起来，因为涨价的鱼种不对。

往年的这个时候正是鲥鱼热卖的季节，两广人常说“春鳊、秋鲤、夏三黎”，这三黎就是鲥鱼，长江三鲜之首。

广东的巡抚提督们干着急却没口福，鲥鱼四到六月间溯河而上，最初的美味还是得由两淮人先尝，并且鲥鱼娇嫩，出水即亡，等运到广东的时候味道早就变了。

扬州城里的大盐商们，最喜欢派遣几条小船，雇专业的渔民，在焦山急流中张网捕捞。

网是有讲究的，常捕鱼的人都知道，鲥鱼生得最娇贵，别说是见风见光，哪怕是用手碰碰鳞片，它都会立刻不动，所以苏东坡称它为“惜鳞鱼”，已经清高到一定境界了，不能用平常的网来捕。

有经验的渔民都会选择用河草加蓖麻绳，蓖麻绳在里，河草在外面，好比是打了一层伪装，以鲥鱼的智力，在被捕捞上来的瞬间，绝对分辨不出来这东西是草还是网。

并且河草下水之前还要用鲜活的鲫鱼刮擦一遍，以便保留鱼的腥味。

这个气味也是有讲究的，因为老渔民们发现，在同水域里面，鲥鱼最瞧不起的就是鲫鱼，或许正是出于这种罕见的清高，有鲫鱼在场的情况下，它们就不会轻易死掉。

这么一来，从下网，到捕捞，到提上网，鲥鱼都能保证鲜活。

而船上又早已经置办好了柴草锅釜，请好了高明厨子，提上来之后，不等鲥鱼反应，就立刻加工放到锅釜里。

然后船夫迅速划桨回扬州，到平山堂的时候，鱼熟味香，盐商们刚好在此等候品味，跟亲自到焦山烹食毫无差别，还优雅从容，免去了舟艇波折之苦。

不过这一般是大盐商的做法，小一些的商人既想凑热闹尝美味，又没那么多钱撑面子，因此还是会选择比较实际的方式：等渔民捕捞回来，直接购买，活鲥鱼的价格是死鲥鱼的二十倍，如果是非常鲜活的大鱼，一条能换二两白银，抵得上六石稻谷。

这一季的捕捞，就能让扬州城边上的大部分渔民过上半年舒服日子。

然而没想到，今年鲥鱼的价格跌下来了，平常不大起眼的鲤鱼和鲢鱼价格却翻了几十倍。

说起来也可笑，这种跟自己生意息息相关的消息，渔民们居然还没茶馆里跑堂的知道得多，半杯茶水下肚，不免又有人开始打听起来。

“今年是怎么回事？”

难道这帮老爷全换口味了？”

跑堂的搭眼一扫，发现说话的人不是熟客，再一看，长袍又肥又大，外面加了领衣。

明眼人看得出，这种袍子是前些年的款式，叫做“一裹园”，现在时代走得这么快，别说是冲进来的西服洋装，就是长袍也早变了模样。

如今扬州城里流行的是又短又瘦、带立领的半掩襟式，并且还用的是南洋来的毛料。

凡是要点脸面又有点闲钱的人，早就置办了一套新款式了。

如今还穿着十几年前流行的旧袍子，只能说明这人是在打肿脸充胖子，多半是瞎折腾的菜贩子鱼贩子，最爱凑到茶馆里打听行情，还非想装作事不关己的模样。

跑堂的冷冰冰地说：“是啊，再好的东西吃多了也腻歪。”

话还没说完，脸就已经转向另一桌了。

旧袍子客官一见这反应，也知道跑堂的心里怎么想。

他笑笑，等跑堂的走开两步，端起茶杯说：“小二哥，茶冷了味不浓，你给我添点滚烫的热水来。”

跑堂的一听，略感诧异，不过随即转身，提着开水壶乐呵呵地凑过来。

这话其实是茶馆里的一个暗语，让你添点“滚烫的热水”，意思就是要给你点赏钱，当然赏钱也不会白给的，人家要打听的事情，你多少得弄点有用的消息出来。

移开茶壶盖，象征性地加了一点热水，再把茶壶盖上。

果然，桌子上多了一两银子。

数目不算太多，可也远远超出了预期，跑堂的笑眯眯地一探手，非常娴熟地用袖子一挡，银子就不见

<<天下盐商>>

了。

嘴里立刻换了个恭敬的口吻：“这位老爷，还不知道怎么称呼？”

” 旧袍子客官淡淡地说：“姓丁，行五，名字也是五。”

” 跑堂的立刻叫了一声：“丁五爷。”

” 丁五也不浪费时间，继续回到主题：“你说这鲤鱼和鲶鱼有什么特殊的地方？偏偏就是这两样涨了高价。”

” “嘿嘿，丁五爷，你想想，这鲤鱼和鲶鱼最别致最相同的地方是什么？”

” 丁五摇摇头，他倒不是猜不出来，只是故意装傻，好让跑堂的能多透露两句。

“都有胡须呀！”

鲤鱼和鲶鱼能涨价，全凭了这对胡须！”

” “胡须有什么好？”

” “五爷你可能还没听说，这扬州城前些日子来了一位极漂亮的姑娘，说是有独门厨艺，有人牵线搭桥，愿意为城里的几位大老爷做一顿连皇上都没尝过的龙须宴。”

” “龙须宴？”

就是鲤鱼鲶鱼的胡须？”

” “对，据说这餐做出来，所有的河鲜海味都会失色。”

” 丁五皱眉：“真有那么好吃吗？”

” 跑堂的说：“嘿嘿，好吃不好吃，那也得看是谁做的，据说有些人吃饭，光看厨子就能看饱... ”

” 说了这话，跑堂的又慌忙扭头四顾一圈，见没人注意这边，他这才放心下来。

丁五会心一笑，又问：“可是一顿宴席而已，怎么会一下需要那么多？”

” “丁五爷，别看这只是一顿简单的宴席，花的功夫可大着呢.....这么跟你说吧，炒一盘鲤鱼须，起码得需要一千根鱼须，也就是五百条鲜鲤鱼，这五百条鲜鲤鱼，还得是经过精挑细选的，个头大，精神足，尤其是胡须要丝毫不损。”

你想想，按照这个规模买下来，扬州城有多少鲤鱼卖不光？”

” “难怪，”丁五琢磨一下，“可是他们要的只是鲤鱼须，割掉了胡须，这鲤鱼还可以照样返回集市上卖的才对，总不至于直接扔掉吧？”

那得多浪费！”

” 跑堂的连连摆手：“你就别操他们这份心了，丁五爷，咱们扬州城里的这几位大老爷，愁的就是没地方浪费！”

” “也对，”丁五点点头，嘴里嘀咕，“龙须宴.....我还真想看看是什么样的姑娘，敢夸下这般海口。”

” “哟，这可不是一般人能见到的，”说到这里，跑堂意识到自己言语间有闪失，眼珠子一转，连忙补充，“不过丁五爷一看就知道你不是一般人，这点事搁你这儿不算什么..... ” 丁五又是笑笑，不作声，喝了半杯茶之后，起身走了。

跑堂的目送他离去，隔着衣服摸那一锭银子，越摸越有感觉，不禁笑逐颜开。

他摸得出神，以至于有人从他身后拍了他一下，他都没有反应，拍了第二下，他才猛然扭过头来。

这是一名爱叙闲话的熟客，似笑非笑地看着他说：“小开子，是不是今天热水格外烫啊？”

” “原来是沈爷，”跑堂的咧开嘴说：“烫也不烫，不过意料之外的东西，多少都舒服，咱打杂的成天弓着腰听人使唤，不就是图着多来几位这样的客人嘛！”

” “多来几位？”

我看你是不知道这人的名头吧！”

” 跑堂的愣了愣，点头说：“这倒是，我还不知道这位丁五爷是什么来头？”

看上去穷酸，出手却不小气。”

” 这位沈爷嘿了一声，说：“嘶马镇上的九千岁你可知道？”

” “沈爷你这是拿我开涮呢？”

九千岁蔡标他再厉害，也是十年前的事情了。”

” 沈爷放低了声音说：“今天这个丁五爷，比九千岁更厉害！”

<<天下盐商>>

” “不可能！

这年头，能比九千岁厉害的，只有一个了，哪里会是丁五爷？

” “我问你，比九千岁厉害的叫什么？

” “还用问，当然是洪门的大山主、嘶马镇上贩‘砂子’的徐宝山啊！

” “对，徐宝山是山主，而你今天见的这位老爷，就是他的三大副山主之一，丁宾狐，徐宝山做的事情，有一半以上都是他出的主意，你说他是不是比九千岁更厉害？

” 跑堂的知道这沈爷虽然爱说闲话，却不是个空穴来风的人，他一听这话，心里已经开始慌了，可嘴上还是强辩：“他明明跟我说他叫丁五……” “难道还要告诉你真名，让你一下就知道他是一个贩私盐的副仗头？

” 跑堂这下是真的相信了，左瞧瞧右瞧瞧，低声问：“沈爷，我今天就是跟他说了个龙须宴的事情，不会惹什么祸吧？

” 沈爷摇头：“这谁也不敢保证，丁宾狐心机不可测，万一你哪句话让他不开心，记了仇，兴许明天我再过来，你已经横尸街头了……难道你忘了，上次阮拐七是怎么死的？

肠子都被拖出来了！

” “阮拐七那是背后说人长短……我这就是说一下为什么鲤鱼鲶鱼涨价，总不至于得罪他吧？

” “嘿，”沈爷敲了他一下，“你真以为龙须宴就是把鲤鱼须割下来炒炒？

” 跑堂的摸着脑袋问：“不然还干什么？

” “我跟你讲，这宴席绝对诡异，新来的姑娘神神秘秘，光听声不露脸，很不简单，街上早就有传闻了——” 沈爷凑到他耳朵跟前一字一句地说，说到后面，声音越来越低，像是还未出口就硬生生地被吞了回去一般。

末了还说：“等着瞧，这背后肯定要发生血案。

” 跑堂的腿直哆嗦，不知怎地就有了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。

……

<<天下盐商>>

媒体关注与评论

“汝等欲享福。
须投身扬州总商家(盐商)才好呢！”
——乾隆 “山海天地之藏，其有关于国计民生者，盐课居赋税之半，两淮盐课又居天下之半。”
——《两淮盐法志》 盐是古代的经济命脉。
盐商在古代的奢侈富贵生活和社会地位都令人叹为观止。
盐商受到社会各个阶层的拉拢，乾隆皇帝借钱给盐商做生意，袁世凯是盐商的亲家，而蒋介石本^就是盐商的儿子。
清末是一个乱世。
充满了盐商、官僚、匪寇、革命党、暗杀团、袁世凯、洪门徐宝山等多方势力勾心斗角的斗争。
时至今日，应该有一部大书来好好书写这一段史诗。
这本书满足了我的这个愿望。
——李田川杭州历史教师 这本书就像是一部跌宕起伏的大戏，在内忧外患、错综复杂的局势下，作者用悬疑手法展现大起大落的人物命运。
在戏剧化的冲突中，还能带着对时代和社会的思考，让人时而心潮澎湃，也让人时而沉默下来。
——刘严落厦门公务员 罗诗承和柳准、徐宝山，这三个互相缠斗的对手，互相提防，互相利用，从不共戴天的仇人到身份的大起大落，角色的转换就如同时代的变幻莫测。
而暗杀团那句“杀一人以谢天下，谋一事以救中国”，最终给这个戏剧性的时代画上了一个戏剧性的结尾，一场变革之后，罗诗承“只觉得天下事情都像玩笑，自此之后再难分出甘甜苦辣，恩怨是非”
。

——余欣勇北京编辑

<<天下盐商>>

编辑推荐

光绪末年，两淮第一盐商之子罗诗承背负血海深仇，为重振罗家盐号、救出红颜知己，从扬州远赴四川，忍辱负重，与官商盗匪舍命周旋然而在即将成功之际，革命却突然来临，历史的涡流猛然将他从个人恩怨推向了民族大义，让他猝不及防地站在了时代的前列。

<<天下盐商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